

重修四川通志

卷三十七

四川通志卷三十七

文輿地志 三十六

祠廟 四

眉州直隸州

文廟在州南

詳見學校祀典各屬縣制同

崇聖祠在文廟東

名宦祠在文廟東

鄉賢祠在文廟西

忠義祠在明倫堂東

節孝祠在明倫堂西

以上五祠各屬縣俱有之

關帝廟在州北

各屬縣鄉鎮俱有之

社稷壇在州西

各屬縣制同

先農壇在城東

國朝雍正六年建詳見祀典各屬縣制同

城隍廟在州北

各屬縣俱有之

厲壇在城北

各屬

文昌祠在州北

各屬縣

東嶽廟在州西

漢光武廟在州北康熙四十三年知州金一鳳重

建

武侯祠在州北

張桓侯廟在州南金流場

唐花卿廟在州西東館鎮

三蘇祠在州治西南卽紗縠行蘇洵故宅元建爲

祠洪武閒重修今名眉山書院三面環水堂三楹

中祀洵軾轍左右侍堂前有古柏二數百年物後

軒三楹枕水曰木假山堂祠西爲瑞蓮池池中有

亭長廊週之

附明趙淵記有宋羣辟篤養多士於時道學功業節義文章勃如也極其

盛父子弟昆祖孫伯姪若程氏胡氏呂氏范氏岳氏蘇氏相望不絕蘇氏睂人其父子弟昆文章全在此淵偶在明月中使二三子取次朗誦歛衽而聽焉中若老吏斷獄隱伏畢見若驍騎行沙漠閒卒莫敢犯此其老泉已乎汎汎乎驪龍出海飄飄乎鶴在片雲此其東坡已乎澄湖浸天輕舟自在平沙細草煖煙乍凝此其穎濱已乎以言乎氣老泉其渾也以言乎才東坡其雄也以言乎理穎濱其近也蓋皆有以盡天下之故挽秦漢之風也迺其先見協諸著龜孝友通諸神明信惠被諸鳥獸忠節貫諸日月惜夫施之未既也是故與之將也必爲岳也相也必爲呂爲范也要之其卒也必不負宋也然則以縱橫短之者若之何曰張儀孫武之徒彼固弗之取也有曰顏孟者然乎曰二程氏在焉吾又安敢阿其所好哉睂故有祠今年六月察院練塘邱先生道隆禮焉周覽弗稱乃謀於臬

伯孫君元戴君亢選屬吏之良者青神令楊鎮使
撤泰山壁山之祠走逸夫之在公者而改作之而
新守莫鈍協之以成君子曰黜淫鬼民斯不惑矣
崇先哲士斯不慢矣改成宇官斯不費矣走逸夫
農斯不勞矣茲役多次哉淵復相與求老泉之墓
暨其後人莫得也悵然而爲之詞詞曰老泉安歸
兮迷鬣封於可龍合潁濱於東坡兮渺剌城之璵
璫父子曷其異域兮問雲初而無蹤幸邦人之父
之師之兮築故廬以爲祠慨靈根之獨存兮垂手
澤於蓮榆榆茲半枯兮蓮荒其誰封植兮練塘曠
百世以相感兮若共一堂父乘龍兮子騎鶴周遊
兮天涯海角仲吹簫兮伯吹塤散清風兮來翩翩
我今緝蓮爲觴兮榆斲爲豆穀三義兮三峽爾酒
有其無兮無其可有洋洋乎如在其土兮如在其
左右

國朝趙蕙芽記時無論盛衰遇無論窮通君子惟自求
其是以自得於盛衰窮通之際故不惟時與遇不
足以損益我且尤能愜愜直立於當時而聲施於

後世此無他白處於世而無所疑也若宋之眉山蘇氏父子其有得於斯也已蘇氏之文章事業峻嶒一世洋洋千古論者皆以爲氣之盛使然獨董中峯以爲合乎道誠知言矣夫氣亦未可盡恃子輿氏以爲配道而行焉耳惟聖人爲能斂氣歸德下此者少以氣爲依倚而無道以勝之未有不流於軒輊衡角之私以自卽於決裂者蘇氏學有本源一宗乎道道則表章經術無不是之言權衡經濟無不是之行故嘉祐之間羣賢在朝父子兄弟有積中發外之休卽熙寧之間事多紛更屢觸忌諱而猶能抗斯道於崇論閎辨之中識治亂於幾先規頤畫於將然在朝可也在外可也流離顛沛可也垂涕泣而道可也投閒處僻而飲酒賦詩可也此道之爲也非獨氣之爲也故皆是也夫合乎道而皆是雖千古可以同歸況父子兄弟閒家學一本者乎余每讀其書想見其人未嘗不太息其當年不得盡所懷而又服其歷盛衰窮通而足以自得於道也蘇氏實睂人壬寅歲余來牧於睂將

訪其遺跡而尸祝之而睂之祠蘇氏也舊以其廬
既燬於兵蓬蒿中僅坡公遺像一石帙二并池水
一曲而已嗚呼此非稱賢豪閒者耶顧使之與物
同朽前守以蘇氏與鶴山魏了翁同祀余憾其非
專祀乃命復祠於舊址睂之人亦思其流風不忘
乃胥從事爲堂一寢室一復結亭於池中爲神游
衍始於乙巳冬及丙午秋祠成睂人樂前賢之不
替也而請記之余因述所仰止之意以附於辭以
見夫君子之處時遇惟自求其是云朱嘉徵記余
於三蘇子幼而誦其文壯而論其世想見其人父
子兄弟之閒殊可慕也其學以氣爲主治以權爲
宗權者善夫術而不離於道者也故持論往往駁
於昌黎漫於柳州而達於歐陽子且清而不羶其
言肆而隱曲而中所以開南豐而特與臨川爲敵
雖然長短之論老泉啟之然說焉而不詳擇焉而
未粹文忠長於談論動合時宜交定善於擇事近
亦中窾卽三蘇子亦未易同也詩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太史公所稱雖不能至心竊嚮往焉余之

于役川西也道經涪者三初入涪春城草木極望
虎豹守其閭不得上再至命工斬木殺荆燒草除
道用爆竹先驅始得達乃知爲蘇文公故居耳
方頃畝園之廢沼者故瑞蓮池也改宅爲祠不知
起自何代第見斷簡纍纍蔓草矣堂字久圯三
先生之主寓之魏了翁祠中余心悼之迨戊申之
秋則三過之牧伯趙幼湘歸自李大司馬軍不數
月而祠宇煥然興舉矣邀余蒞馬命酒落之縱之
爲道者衡之爲徑者昔豺狼之所嗥枳棘之所叢
也有翼其門如翬斯宇其室冥冥寢成燕處爰指
某樹曰蘇文公所手植也復周覽池水曰此公所
嘗釣遊也芰荷離披以裊露朱華傾倚而承風曰
公嘗自名爲瑞蓮者也嗟夫哲人往矣執途人而
問之三蘇子之子孫猶有在者乎更弔望三蘇之
墓初公所紀蘇氏族譜亭者猶有存乎曰無有
余聞蘇氏之枝葉散於四方號爲繁衍矣不爾三蘇
子之神自在天下猶水之日行乎地中正使榱桷
長存則風流未往後來仰止豈有暨哉余又不功

蘇氏族譜之去畱而功牧伯之崇祀先賢足紀也
爰泐貞珉而頌之頌曰哲人之裔達自高陽曰蘇
長史來牧睢邦循吏受祉百世其昌篤生文公忠
定雁行秀鍾河嶽分挾天章如日如月明明有常
寢成載安於睢之堂億萬斯年祀事孔將蔡毓榮
記睢州有三蘇氏其傳世也久矣人不待祠而重
祠不待記而存然則可以無祠乎曰其地有賢者
則表而出之使人遠近之至於斯者論其世而考
其人或悠然以喜或悄然以思而感發興起之志
油然而生況其家於睢者乎故睢之有祠所以爲
睢非以爲蘇氏也然則可以無記乎曰子瞻兄弟
遭時閉塞君子道消竄身嶺海可謂窮於遇矣然
其受知仁宗累官學士未可謂不幸也若夫位卑
祿薄偃蹇而不得志於時則明允爲甚嘗憶其上
歐陽內翰書自述余遇貴人倉皇避匿屏息下氣
於車塵馬足閒去良久而後敢出因言公之所謂
才如司馬子長者蓋如此嗟乎當此之時公豈意
數百年之後舊居環堵之地遂爲一州之勝土人

因以爲祠凡王公大人有事於脣者必過而伏謁
 匍匐惟謹蓋不如是則以爲僞父也彼元豐諸人
 自公卿以至於百執事其故居墳墓亦有從而問
 之者乎予過脣謁三公之祠屬有司新其舊其有
 感於中者如此願得託三公以自見亦非以爲蘇
 氏也是不可以無記戴伊任記脣有蘇祠三蘇先
 生之故址也自滄桑後悉被焚燬康熙四年乙巳
 刺史趙公蕙芽重建之前奉三蘇神主後爲木假
 山堂方池環繞西有舊址建亭名曰瑞蓮亭繚垣
 砥道畧如舊規自趙公去後日卽傾圯越乙未夏
 郡司馬黃公來攝脣篆下車之日卽謁蘇祠見其
 荒煙蔓草破壁頽垣瞻拜之際浩嘆弗置爰召紳
 耆而諭之曰地有鄉賢大夫而不祀郡之羞也三
 蘇先生文章道德炳炳人寰凡經過之區莫不傳
 爲勝蹟況脣實三蘇發跡鍾靈之邦乎修復之任
 余其勉圖但有祠而無司守之人則其祠易廢不
 若置立祀田招僧道令食其所有以司焚獻則祠
 可以永久而長存乃令生員高其位者覓得地名

大堰壩之孫家二溝田十三段價兼金六十書券
三紙一付住持僧實權一付紳士收存一存州案
田分二溝其近宅者歸蘇祠以贍僧其隔山一溝
分租以贍學宮文昌宮之焚獻一舉而三善備焉
循此而守之千百世可不敝也是舉也不下數百
金皆不役一夫不費民一緡解公清囊而成之表
揚先烈樹之風聲以垂示無窮公真得爲政之體
也睂之士民同謀伐石以紀其成俾公之德意與
先賢遺蹟竝傳不朽焉公諱元煥號澹菴江西清
江縣籍江南江寧縣人王士正詩墓頤山色腴不
枯玻璃江水如醍醐睂州城郭劫灰後水陸漠漠
成榛蕪郵亭下馬詢老卒蘇公故第城西隅旋來
束帶薦蘋藻辰良何必煩神巫往者此地鐵腳亂
高門大宅皆焚如此祠巋然誰所作維公大節驚
頑愚雙柏輪囷淵霜雨廷立冠劍古丈夫長公遺
像龍眠筆馬券剝落涪翁書殘碑插笏尚林立紫
藤碧蘚纏龜趺祠西一水最蕭瑟經霜菡萏猶扶
疏丹蕉十丈覆簷雷落花亂迸紅珊瑚當年結構

不草草要念咫尺成江湖故園如此不歸老與人
家國徒區區瓊儋雷藤歷九死口甘熏鼠隨猿狙
頭網八餅有何意枕椰萬里非吾廬兩公神靈未
磨滅應翳白鳳遊清都遊戲下界亦聊耳鯤鵬豈
必槍枋榆睂州玻璃天馬駒醉公三醺公歸乎惠
齡詩名山原合謫仙居四面巖巒畫不如曲徑松
迷遊客屐平橋竹護遠公廬煙凝邨樹投歸鳥日
下溪田罷荷鋤憑眺漫嫌荒寺老暫休塵鞅得相
於結伴招攜指上方三蘇文采未銷亡樓懸遺像
虛帷動殿闕清泉古甃荒半嶺松風迴澗壑一林
雲氣滿衣裳旗槍試罷尋歸路小隊沿江踏夕陽
胡章詩睂山一簣如岳重俎豆莘莘集中幪睂山
一門如海潮倒瀉百家交橫從文安主簿生面開
機杼同操兩伯仲鬼魅從來喜人過椰揄不因門
戶開只今秋月冷玻瓈墓頭秋聲寒雨送賸得詩
人屋數椽消磨劫灰莽撐控我從秦嶺下巴東參
旗井絡泝笏纓誰將牛耳執玷壇四顧邾莒供騰
哄禮殿暎手辦香微玉局大仙腹空洞祠外古柏

凍老蛟瘦伸鐵爪攫霜淞木假堂前綴疏桐疏枝
小落桐花鳳屏左蓮池菡萏雙占應賢書有士貢
廡廊石刻開墨林墨花瀟灑關飛動膏被穹壤巧
潤多半殘奠可傾春甕興酣拔劍斫地歌吹入東
風峭三弄李元春詩徙倚孤城半草萊西南天地
見雄才文裁五色岷江錦節比孤根灑灑堆詞賦
已知懸日月精靈猶自挾風雷長公學士應相笑
亦向承明載筆來槎牙老幹倚雲閒疑是君家木
假山已訝長蒿迷故宅祇畱遺草照人閒何年祠
屋餘孤棟當日聲名到百蠻一自池臺零落後春
來空有水潺湲百坡何處問荒亭池館猶存菡萏
青寂寞江山空有泪飄零詞客豈無靈丰神夜照
峩眉月氣象芒寒井絡星欲起摩挲前代碣綠苔
蒼蘚已冥冥

孟拾遺祠在州西七里祀唐拾遺孟昭圖僖宗在
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昭圖論事坐貶令孜遣

人沈之於墓頤津後人卽其地立祠

附唐裴澈詩一章何罪死

何名千載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煙月夜杜鵑應
作兩般聲明簡紹芳詩翠蓋西蒙駱谷塵尙從奄
佞分亡身拾遺竟入玻璃水猶勝汙泥白馬津楊
慎詩駱谷鸞輿再播移橫流滄海廣明時刑餘周
召田中令地下逢干孟拾遺赤水探珠迷象罔青
霄蝕月任墓頤懷沙沈石何曾問帳殿毬宮總不
知

韓賓祠在州東

丹稜縣

夫子廟在縣南四十里柵頭鎮

附宋馮時行記浮屠氏之書專以禍福恐迷世

俗人聞敬佛得福毀佛得禍莫不崇信恭恪塔廟
布滿雄傑煥麗過於王者吾夫子所言皆古今不

易之道非有信証不出諸口其肯以怪謫汗漫之
說雜亂典訓人亦無所恐懼歆羨故祠廟淒冷今
獨國郊若州縣乃僅有之未嘗有以已意私自薦
祭者惟丹稜之東館柵頭二鎮士類滋多嘗自誦
其言學其道有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義
以親以和以別以信郡國三歲賓興被其惠利至
爲公卿大夫以受其祿而春秋二祀距州縣迂遠
不獲奔走祠下盥洗降登自致其誠敬報本反始
之義不備乃合鄉之人力作夫子廟於鎮之南郊
嚴實精闕薦獻有位灑瘞有所每春秋父子兄弟
滌濯舉薰酒醴犧牲踴踴濟濟祇奉祀事嗚呼可
謂知其本矣夫聖人之道發於外所以飭內修文
所以豐實今也福無所覬禍無所避以道德仁義
人倫大法之所自出後世自天子達於庶人如病
有藥如子有母如婦有家盛德大業天覆地載故
中心誠服如當時七十弟子於是祠廟翼翼籩豆
楚楚裸瓚酌獻禮義備具吾知是二鄉自今至於
後日若子若孫必有不忍棄其詩書之業孝弟忠

信之行甘心不齒於鄉黨鄰里何者耳濡日染外
有以飭其文內有以豐其實教之所由興俗之所
由美有不得不然者東館衣冠異時不過州縣令
秉旄持節入禁使大小法從柵頭自國朝以來未
有登名進士舉者今試禮部往往輒居甲乙嗚呼
吾夫子雖不若浮屠氏明言禍福而福亦不貲矣
古渝馮時行紹興丙寅嘗令是邑後十有六年歲
在辛巳時行有假守沈黎被旨造朝道過眉山丹
稜之人猶曰斯事未有紀載非吾昔令尹其誰宜
爲時行其敬聞矣不敢辭時紹興辛巳記

三使者祠

附宋唐庚說瀕江之神有號三使者云
世莫知其爲何神其原出於雅安漢嘉

盛於戎瀘被於巴峽之閒民不敢斥以三指相示
輒恐懼變色其畏之如此然祭不過卮酒器食其
所持益狹矣而靈應捷疾有不可掩者吾聞昔湘
沅閒祠東皇太一湘君湘夫人少司命雲中君山
鬼等神爲歌舞以樂之而詞不雅馴屈平爲作九
歌聲施後世今神不可祖其他獨不得比山鬼乎